

清抄本阎尔梅《蹈东集》文献价值考论*

薛 以 伟

内容摘要:阎尔梅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志士和遗民诗人,在明末已负诗名,尝刻单行本诗集 6 种,可惜均已亡佚,入清后又刻有单行本诗集《蹈东集》。今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蹈东集》是其唯一存世的单行本诗集,该书按诗体编排,不分卷,录诗 106 首,所收诗歌作于明崇祯甲申三月至清顺治三年秋。将抄本《蹈东集》与阎氏其他版本别集校勘,发现佚诗 25 首、佚文 1 篇。这些诗文提供了阎尔梅新的交游信息,记录了其抗清行迹以及明清两军的战事,更加真切地表现了阎氏的“遗民情结”。该书与其他版本诗集的异文亦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关键词:阎尔梅 《蹈东集》 清抄本 文献价值

阎尔梅(1603-1679),字用卿,号古古,又号白耄山人、蹈东和尚,江苏徐州沛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志士和遗民诗人,与万寿祺并称“徐州二遗民”^①。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蹈东集》不仅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际动荡不宁的社会现实,而且真实地记录了阎尔梅生逢乱世而又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心灵悸动与人生体验,具有突出的“诗史”文献价值。

一、阎尔梅单行本诗集刊刻考述

阎尔梅在明末已负诗名,尝刻诗集六种,其于崇祯八年(1635)所作《日删集自序》云:“余为诗凡数变,成集者亦非一种。初刻《江上草》,则丁卯年自金陵历濠上以及江阴之所作也。再刻《疏影居诗》,则戊辰年自沛入燕京往来之所作也。三刻《与木居诗》,则庚午、辛未年间乡居即事之所作也。四刻《爨字草》,则壬申年客淮阴之所作也。五刻《自娱诗》,则癸酉年由吴门以及西湖之

* 本文系 2012 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明遗民著述书目与生平文献整理和研究”和 2012 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徐州二遗民文学与文献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百列传二百八十七《遗逸一》,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822 页。

所作也。初皆自以为是,有所得辄收之集中,迨久而悔其与《三百篇》之道尚茫然也。于是去烦就简,存十一于千百间,统而集之于一,则乙亥年所刻之《日删集》是也……余之所谓日删者,日日删之,正未有已时也。”^①据此《自序》可知阎尔梅于明天启七年(1627)刻有《江上草》,崇祯元年(1628)刻有《疏影居诗》,四年刻有《与木居诗》,五年刻有《爨字草》,六年刻有《自娱诗》,八年刻有《日删集》,可惜此六种单行本诗集均已亡佚。

阎尔梅之孙进士阎圻所撰《四世文节公白奎山人传》云:“山人平生以诗名,其为诗凡数变,成集者亦非一种。初刻《江上草》……七刻《蹈东居诗》。”^②此文鲁一同辑《寅宾录·附传》作《文节公白奎山人家传》,亦载“七刻《蹈东居诗》”^③。国家图书馆藏《白奎山人诗集》卷八之一五律《南直隶集》有《哭成玄升年兄》诗,其一诗末注云:“此后诗皆《蹈东集》旧刻,今附入。”又,卷九之一七律《南直隶集》有《西村》诗,其题注云:“以下《蹈东集》,今附于此。”据以上文献可以考知阎尔梅除入清之前所刻六种单行本诗集外,入清后尚刻有单行本诗集《蹈东集》,一名《蹈东居诗》。

《虞系仲帖》云:“读《蹈东集》,使人欲歌欲泣。臣素兄来,与之接席而谈,则古古高洁之行、峻远之怀虽在千馀里外,不异目前……九月吴门小弟虞系顿首顿首。”^④单文相,字臣素,江苏徐州沛县人。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卒年不详。尝受业于阎尔梅之父思讷公门下。善图章山水,以善画显于时。阎尔梅诗中十多次出现此人。又与陈名夏有交游,陈名夏《石云居文集》卷四有《单臣素画记》^⑤。虞系,字系仲,苏州人。其《南归曲辛丑仲春为藏老赋》曰:“南归寂寂百年愁,湘水无舟玉笛秋。只有君山看不见,翠裘人倚岳阳楼。”^⑥藏老即阎尔梅,阎尔梅亡命天涯时曾化名翁藏若。可见《蹈东集》在当时友朋中的影响。

鲁一同《白奎山人年谱》顺治十年谱载:“五十一岁,在狱中,十一月移宽候所。孙氏心仿云:‘按是年吴梅村应诏出补祭酒,山人移书责之。见《蹈东集》。’一同按:此孙心仿所引,未知《蹈东集》今尚存否?”^⑦可见孙心仿曾见过《蹈东集》,而鲁一同虽编有《白奎山人年谱》,但并未使用过《蹈东集》。孙氏

①阎尔梅:《日删集自序》,《白奎山人文集》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3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3页。

②《沛县阎氏世系谱》,清同治年间家传抄本,阎尔梅十九世孙阎烺灿藏。

③阎圻:《文节公白奎山人家传》,鲁一同编:《白奎山人年谱》附《寅宾录》,民国间《嘉业堂丛书》本,叶六十三。

④虞系:《虞系仲帖》,鲁一同编:《白奎山人年谱》附《寅宾录》,叶九至十。

⑤陈名夏:《单臣素画记》,《石云居文集》卷四,清顺治三年(1646)刻本。

⑥虞系:《南归曲》,张相文编:《白奎山人年谱》,《阎古全集》卷一,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叶二十二。

⑦鲁一同编:《白奎山人年谱》,叶十一。

心仿,即孙运锦(1790-1869)^①。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尝见孙氏以豹韦堂本《白奎山人诗集》为底本选编阎尔梅诗集,卷首有孙氏《白奎山人集序》,为孙氏选编阎尔梅诗集之手稿本。后为黄裳所藏,有癸巳(1953)十月初一日跋。

二、清抄本《蹈东集》版本考述

笔者近十年来着意搜集阎尔梅之著述,先后寓目其不同版本诗文别集11种,其中“全集”5种、“选集”5种、单行本1种。南图藏《蹈东集》是唯一传世的单行本诗集,是集为清抄本,不分卷,无页码,半叶9行,其《序》行24字,正文行25字,注文小字双行。楷书,个别地方有乙改。《蹈东集》系按诗歌体裁编排,凡录诗106首,其中五言绝23首,五言律13首,七言绝37首,七言律33首。经与国图藏初刻本《白奎山人诗集》、豹韦堂本《白奎山人诗集》、南图张相文赠本《白奎山人诗集》(下文简称“张赠本”)、《徐州二遗民集》等别集校勘,发现有25首为佚诗(按:凡以上诸集未收录,而此《蹈东集》抄录者皆作为“佚诗”),其中七言绝佚诗17首:《闻雁》二首、《寄彭孝先秀才》、《悲彭城》、《别王亨伯监纪》、《途中诗》二首、《邳州别刘弢之作》二首、《至清河为水营逆者所诘》、《东平侯刘泽清总河王永吉率淮属各官东遁诗以叹之》二首、《望山》、《再却卤抚赵福星见招》、《偶成示同寓者》二首、《君山》;七言律佚诗8首:《答史道邻阁部见征》、《偕施诚庵职方同寓阁部公廨》、《邀施诚庵吴日生两职方集饮云龙山》三首、《羊山寺远眺》、《卤巡抚赵福星遣官张龙刘三奇辛金褚光铎招予往见予却之以诗》、《游太白》。

卷首有阎尔梅《蹈东集自序》,阎氏其他别集均未载,是一篇佚文,序曰:

阎子从海上归,简其所为诗文断自崇祯甲申三月以后者,凡若干首,别为一集,名曰《蹈东》,取诸鲁仲连不帝秦之义也。周道衰微,群雄割据,天下不复知犹共主久矣。仲连以羁旅布衣,力排横议,使强秦顾畏逡巡,迟之僭帝者将四十载。予尝谓:春秋不可无桓、文,战国不可无仲连,出处不同,厥功一也。桓、文犹或假藉以逞其图伯之私,仲连则独有皦然不欺其志者,观其远引商周,近援邹鲁,于天子称名之重三致意焉,以见为人臣子无所逃于君父之伦。苟非其君,虽以齐湣之恣睢,必不能得之邹鲁之臣仆,然则士君子之所以审处于兴亡去就之间者,殆未可以苟然而已也。即其厉声雄辨,有类恫疑虚喝者之所为,然亦窥见习尚膏盲,非庄语所可救药,不得不摧其利害以猛激之,盖指出于忠孝,而迹托于纵横,使听者危然深信而不以为迂。古人立言有序,而设策不虚,太史公谓其不合大义,附传邹阳,非仲连知己也。或曰:仲连当日何尝蹈东海而死,不过一时痛愤之空言耳。嗟乎!士君子亦各行其志而已,志之初终存乎人,功之成毁存乎天,首阳青

^①孙运锦与《白奎山人年谱》、《寅宾录》两书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详参原思训:《孙运锦与〈白奎山人年谱〉及〈寅宾录〉》,《文献》2014年第5期,第187-191页。

门,粟里柴市,无地非东海,无人非仲连,要以初终不渝其志而止,岂必问其蹈与不蹈、死与不死也哉?此予所以尚论千古,求其事适相类而意足相感者,忼然欲与斯人同归也。嗟乎!仲连未尝蹈海,而能以数言使天下人皆不帝秦,予蹈海而不能以千万言使天下不帝今之为秦人者,何仲连之言效而予言不效乎?仲连之言效,仲连可以不死;予言不效,则予不可以不死。予不可以不死而犹未死也,予之不及仲连,固在是耶?自知不及,而必取其言以名予集也,予于今天下人其终以不帝秦之义望之也已。丙戌秋阎尔梅自序。

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蹈东集》所收诗歌写于崇祯甲申(1644)三月至顺治三年秋,这是明清鼎革、天翻地覆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些诗歌则是阎尔梅“遗民情结”最为直接的流露。

《序》末钤有方章一枚,印文为“湘管斋赵”(阴文)。《蹈东集》抄本前有明代史惇撰《恸馀杂记》一卷,《恸馀杂记》目录旁钤有椭圆章一枚,印文为“湘管斋”(阴文);下端钤有方章一枚,印文为“赵卓^①珍藏”(阴文)。《恸馀杂记》卷首下端钤有长方章一枚,印文为“甫里赵嵩霞臧”(阳文);卷末钤有长方章一枚,印文为“赵氏嵩霞珍藏”(阴文)。后有“赤山臣陈简编次”《江东乐府》,下端钤有椭圆章一枚,印文为“李蕃”(阳文)。史惇《恸馀杂记》和陈简《江东乐府》也是记载甲申国变的重要史料。又《蹈东集》“五言绝”下有双行小字:“阎尔梅,字调鼎^②,号古古,江南沛县人,明崇祯丙子举人。工诗,长于七律,镕铸史事最工,有《白耑山人集》。”此双行小字为行书,与抄本其他字体不同,其下钤有方章两枚,一为“赵晋^③之印”(阴文),一为“李蕃”(阳文)。此书虽不知何时何人所抄,但从藏书印可知经赵卓、赵晋、李蕃等藏家珍藏。

三、清抄本《蹈东集》的文献价值

阎尔梅于康熙十四年(1675)刊成《白耑山人集》,但其子为避免灾祸,在编定《白耑山人集》时,已请崔干城作了删削,删去了阎尔梅原集中“触忌讳之语”,这无疑消弱了阎尔梅诗歌的抗清思想和文学价值。而《蹈东集》收录了清顺治元年至三年间的诗歌作品,这是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与南明政权斗争最为惨烈、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历史时期,也是阎尔梅饱含家国之恨最为痛苦的人生阶段,因此《蹈东集》极具研究价值。

①赵卓,字嵩霞,甫里(今江苏吴县角直镇)人。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04年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明遗民归庄题识一帧:“地涌楼台千蜃结,天回波浪六鳌蟠。弇州先生登金山诗句,归庄。”其鉴藏印有:“甫里赵卓嵩霞湘芸审定”。

②“阎尔梅字调鼎”有误,系误承王士禛说。王说见《渔洋山人感旧集》卷四,乾隆壬申(1752)刻本。

③赵晋(1917-?),字蓉甫,又作蓉父,号融斋。江苏扬州人。擅山水、人物,工写兼备。久居上海。

(一)《蹈东集》提供了阎尔梅新的交游信息

阎尔梅交游遍天下,笔者所撰《阎尔梅交游考》中,考证其交游 600 余人,然尚有数人仅见于《蹈东集》,如彭舜龄,《蹈东集》中有一首“佚诗”,题为《寄彭孝先秀才》,诗云:“竹屋松廊构数间,读书人自解偷闲。常山寻鬼无多伎,秋雨秋风独闭关。”诗题小注云:“孝先时有讼事,讳舜龄,夏邑人。”《夏邑县志》卷六载:“彭舜龄,号容园,几城其别字也……所交必当世正人君子……己卯贡太学……当事周文节公负知人,鉴以国士器之。乙酉登贤书,己丑中刘子壮榜进士,仕嘉兴府推官……服阙补登州推官。”^①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八亦有传^②。

又如刘三奇,张赠本《白奎山人诗集》中有《满巡抚赵福星遣官张龙刘三奇辛金褚光绍招余余却之云云》诗,然刘三奇生平史志皆不可考,《蹈东集》中有“佚诗”《邳州别刘弢之作》二首,诗前小序云:“弢之,沛人,讳三奇,以诸生受知史公数年,欲授副将,鹵渡河南,乃始奉敕守邳。时河北尽没,独邳仅存,予携家往倚焉。弢之慷慨激烈,以睢阳自命,治具未完,扬州已报陷矣。弢之托予请兵淮上,予毅然东行,留诗勉之,五月初二日事。”刘三奇主要生平及与阎尔梅之交游大略可知。

“佚诗”《别王亨伯监纪》云:“蹊跷登山愁步迟,死生前路总难期。故人如肯心相共,休问归来是几时。”《悲彭城》诗前小序云:“予时自桓山移居大山王伯亨家,微服往观,潜焉出涕。用古乐府题悲之。四月十四日事。”“大山”即“太山”,在徐州城南。可知二人此时交游。

《蹈东集》中涉及阎尔梅与史可法交游的诗作共九题十六首,且大多为“佚诗”,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阎尔梅在史可法徐州幕中的活动,以及二人在抗清军事战略上的差异,详见后文。

(二)《蹈东集》记录了阎尔梅的抗清行迹以及明清两军的战事

甲申鼎革后,阎尔梅矢志抗清,然清廷严酷的“文字狱”使其抗清行迹在史志中语焉不详,其诗文“全集”——《白奎山人集》亦是“贾祸诗文尽数删”。幸运的是抄本《蹈东集》保留了许多记录阎尔梅在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顺治皇帝入主北京至顺治三年间抗清行迹的诗作。

顺治二年春,在家乡沛县沦陷后,阎尔梅被迫南迁。《悲彭城》诗前小序云:“鹵未尝至徐州也,至徐州者,鹵之委署伪有司及河北无赖市儿,通计百余人耳。总兵李成栋为兴平伯高杰旧部将,闻信皇皇弃城东遁。予时自桓山移居大山王伯亨家,微服往观,潜焉出涕。用古乐府题悲之。四月十四日事。”其《南迁》诗题注云:“乙酉四月十六日自桓山步行至下邳。”乙酉为顺治二年。

①黎德芬等纂修:《夏邑县志》卷六《人物》,民国九年石印本,叶三十五至三十七。

②田文镜等监修,孙灏等编纂: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八《人物二》,《四库全书》本,叶四十一。

桓山在彭城东北十七里，今徐州铜山区茅村镇境内。民国《铜山县志》载：“《一统志》云：‘桓山，亦名鼯山，下有桓鼯墓，故名。’旧志：‘山西临泗水，旧名圣女山，今俗名洞山。’”^①又有《君山》、《步行至下邳》、《羊山寺远眺》诸诗。《君山》诗题注云：“一名把犊山，峰县东北。”可知阎尔梅系从沛县先至徐州城北桓山，再至山东峰县东北把犊山，后往邳州，又经下邳羊山寺（在今江苏睢宁羊山上）南行。前文引《邳州别刘弢之作》诗序记载了顺治二年春阎尔梅在家乡沛县被清兵占领后，携家投奔时在邳州守城的刘三奇，刘三奇一面坚守城池，一面委托阎尔梅东行请兵淮上。先后诗作有《过宿迁》、《为下邳乞师淮上道经白洋河有感》（诗末注云：“白洋河，旧为史阁部驻师处。”）、《至清河为水营逻者所诘》、《淮上送友人》、《安东道上》、《自淮上至庙湾》、《射阳湖》、《海上遇大风雨》、《海上》等诗。从这些纪行诗可以考证阎尔梅从下邳先后经过宿迁、白洋河、清河、淮安、安东（今江苏淮安市涟水）、庙湾（今江苏盐城市阜宁）、射阳等地，最后到达海上。《再却卤抚赵福星见招》诗题注云：“闰六月二十二日海上作。”《丙戌元旦》诗云：“屏迹湖山偶寄居，新年甲子为谁书。史臣特笔存章武，处士微辞避永初。”《庄尚之见过》诗序云：“丁丑春，尚之自沛中别去。丙戌春复自新安来沛中，余适有渐山之行，湖岸停舟，不期而遇。言念葛裘，已经十载，时事多艰，江河非故。尚之饶有壮怀，未能为不知者深言也。因止宿月馀，为近体三首志之。时初夏之望前也。”丁丑为明崇祯十年（1637），至顺治三年丙戌恰为十年。《归次渐山墓上偕仲弟尔羹哭之》其一诗云：“十月于征十月归，维桑与梓一年违。入山荒路行行错，蹈海初心事事非。”从《蹈东集》这些诗题、诗注、诗序和诗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考证阎尔梅在顺治元年至三年间从事抗清的时间、地点和艰难历程。

《蹈东集》中一些诗作也反映了南明军队将领不抵抗的逃跑投降行径，如《东平侯刘泽清总河王永吉率淮属各官东遁诗以叹之》、《东平侯刘泽清遁海予至乞师不得》、《至东海遇刘泽清率总河王永吉暨诸将官复归淮上降鹵诗以叹之》、《鹵巡抚赵福星遣官张龙刘三奇辛金褚光铎招予往见予却之以诗》等诗作。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蹈东集》中阎尔梅力劝史可法驻守徐州抗清的诗作，如《史阁部驻军白洋河不进以诗劝之》诗曰：“两河诸父老，日夜乞王师。隔岁无消息，长征是几时。”《予既劝阁部西行矣至象山复留不进因再劝之》曰：“谁知六军出，只为象山来。”《至徐州辞阁部去同年施诚庵留予以诗答之》其一诗云：“东鹵已南下，金陵方议和。出师将半载，犹未渡黄河。”其三诗云：“河南驻大军，河北尽胡服。一水不能过，中原何处复。”《已矣歌》诗序云：“予力劝史公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少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竟用左右言，去之扬州，且招予同行。予哭为此歌别之。”《邀施诚庵吴日生两职方集饮云龙山》其二诗云：“漫向山尘起卧龙，山尘深锁翠岚重。方

^①余家谟等纂：民国《铜山县志》卷十三《山川考》，民国十五年（1926）刊本，叶八。

闻义士争超距，无奈王师戏举烽。”诗末小注云：“时河北义兵擒卤官至，阁部许发兵应之，不来，故云。”另有《答史道邻阁部见征》、《偕施诚庵职方同寓阁部公廨》等诗。顺治二年初，史可法不听阎尔梅的劝阻，一意退守扬州，仅留刘三奇在邳州独守孤城，终使淮安、南京相继陷落。这些保持在抄本《蹈东集》中的诗歌特别是“佚诗”对研究阎尔梅乃至史可法和南明史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三）《蹈东集》更加真实地表现了阎尔梅的遗民情结

阎尔梅生活在天崩地坼的明清鼎革之际，他心向朱明王朝，拒与清廷合作，散尽家财，奔走大江南北，联络抗清志士，从事抗清活动。《蹈东集》中的诗作写作时间、地点和历史背景比较清楚，特别是其中的“佚诗”能够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出阎尔梅的抗清行迹和遗民情结。

“佚诗”《闻雁》诗题小注云：“京师失守，士大夫不为恢复计，争图拥戴邀功，河南山东避乱者，相率渡江，或招予同往，予默无以应也。偶居西庄，闻雁声初至，于心戚戚，因援笔书之。”时阎尔梅在沛县听到京师失守后，北向而哭，留在家乡，以观时变。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十六日阎尔梅自徐州城北桓山步行至下邳，其《南迁》诗云：“国破真堪恸，家亡未足悲。妻孥同一哭，何事说流离。”国破家亡，妻子同哭，但他却像一个侠士，“不为五侯生，甘为布衣死”（《侠士行》）。在联络抗清志士的途中，阎尔梅“横刀当户披衣卧”（“佚诗”《途中诗》），决心投笔从戎，与清军决一死战，其《从军行》写道：“生来猿臂儿，喜从飞将军。封侯不封侯，但使匈奴闻。”“破家买骏马……阴山落双雕”，“大器当晚成，不成不告归”。表现出“但求宗国复”（《答徐古图吴门见寄》）的人生理想。

在抗清的过程中，阎尔梅有过与各路豪杰共同举事的激动和兴奋，“江淮云物归芒砀，草泽英雄聚下邳”（“佚诗”《羊山寺远眺》），“破秦先苦沉舟计，戴晋孤闻击楫声”（《为下邳乞师淮上道经白洋河有感》）。也有对南明将领的失望和怨恨，阎尔梅认为史可法等南明将领应以徐州为据点，北渡黄河，与清军决战，然而他们却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或东遁或南逃，致使徐州、淮安、南京相继沦陷。《至徐州辞阁部去同年施诚庵留予以诗答之》诗云：“东卤已南下，金陵方议和。出师将半载，犹未渡黄河。”“河南驻大军，河北尽胡服。一水不能过，中原何处复。”《所见》诗云：“黄河才渡客心伤，故国坟园属异乡。间数官军三十万，彭城南岸筑边墙。”《悲彭城》诗云：“半夜乍传烽火近，连营不见一人来。”“问君卤骑来多少，乡导前驱二十人。”徐州总兵李成栋在清兵未至，仅有河北百馀无赖市儿入城的情形下，弃城东遁。阎尔梅在诗序和诗中，既予以辛辣的讽刺，又流露出潜焉出涕的悲愤与无奈。

面对清廷和南明投降将领的招抚和收买，阎尔梅不仕二姓，更是表现出自己的忠贞不渝和视死如归。“佚诗”《卤巡抚赵福星遣官张龙刘三奇辛金褚光铄招予往见予却之以诗》写道：“病闻征召旅愁添，终是皇明旧孝廉。人拜犬羊

曾不愧,我留名姓自应潜。”“岂有丈夫臣异类,况居华夏习胡装。”“我心匪石故难移,乡里人来总未知。生死百年终是尽,须眉两姓亦堪悲。”乙酉闰六月二十二日,阎尔梅《再却卤抚赵福星见招》诗云:“灵武临安事已非,孤臣唯视死如归。二京云散山陵在,哭数濠梁旧布衣。”阎尔梅同时对降清将领的人生结局也发出了质疑,《东平侯刘泽清总河王永吉率淮属各官东遁诗以叹之》写道:“畏死劳劳学避秦,从来那得百年身。如今江上迎降者,难道终为不死人。”

即使在明朝大势已去,复国无望的境况下,阎尔梅在丙戌新年第一天首先想到的是不用“永初”纪年的陶渊明,其《丙戌元旦》诗云:“屏迹湖山偶寄居,新年甲子为谁书。史臣特笔存章武,处士微辞避永初。”永初(420-422)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年号,也是南朝宋第一个年号。这就表明自己是不会使用入关第一个皇帝顺治的年号的。阎尔梅是不会屈服的,他的抗清斗争还将继续,是年春,他在《庄尚之见过》诗中写道:“萧萧履杖谁能共,江北江南独自还。”再次表明自己继续抗争的人生信念,正是有了这种心系故国、坚贞不渝、不屈不挠的遗民情结,才成就了阎尔梅“一驴亡命三千里,四海无家十二年”的辉煌人生。

(四)《蹈东集》与其他诗集的“异文”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蹈东集》写于顺治元年至三年,按照阎尔梅每写一本诗集随后即刻单行本的习惯来推断,此《蹈东集》当刻于顺治三年后不久,故国图藏初刻本《白奎山人诗集》中有“此后诗皆《蹈东集》旧刻,今附入”和“以下《蹈东集》,今附于此”的记录,这本成书时间较早的《蹈东集》与那些经过删改的诗集相比,其“异文”的校勘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将张赠本《白奎山人诗集》与《蹈东集》详加对勘,发现异文近百处,现择要举证,并略作按语说明。

张赠本《从军行》其一诗云:“六郡射声儿,喜从嫖姚将。封侯不封侯,勒铭瀚海上。”《蹈东集》“六郡射声儿”作“生来猿臂儿”,“嫖姚将”作“飞将军”,“勒铭瀚海上”作“但使匈奴闻”。按,末句“但使匈奴闻”,从军北征,使匈奴(暗指入关满族)闻风丧胆,感情直接而强烈。

张赠本《自淮上至庙湾》诗云:“涧河直东下,沧海尽头时。”“涧”,《蹈东集》作“渭”。按,《山海经·海内东经》曰:“渭水出鸟鼠同穴山,东注河。”当以《蹈东集》为是。

张赠本《满漕抚赵福星见招却之》其二云:“百尺疏桐夜响秋,潇潇风雨独登楼。”《蹈东集》“响”作“报”,“潇潇”作“异乡”。按,“异乡”点明诗人的处境,使得末句“未出阶前已泪流”顺理成章。张赠本其四云:“将相来自有人,初无功罪责闲身。移家最喜劳山近,去觅逢荫结比邻。”“逢荫”,《蹈东集》作“逢萌”,张赠本误。按,逢萌,字子康,东汉北海都昌人。因不满王莽统治,泛海客居辽东。东汉初年,至崂山修道。朝廷多次征辟,始终不仕。本传见《后汉书》卷八十三。

张赠本《过宿迁》“人影全无惟雁影,凭他衔去几行书”句,《蹈东集》作“直到坝头秋雨夜,途人归寄一封书”。按,作为纪行诗,《蹈东集》既点明了地

点(坝头),又交待了身份(途人)。

张赠本《野兴》其五曰:“方镇辞兵觐宋弱,长城罢戍失秦雄。岂无将帅谁闻鼓,虽有文章不徙戎。”《蹈东集》“雄”作“封”,“徙”作“從(从)”。张赠本“徙”字因形近而误。

当然,南图藏《蹈东集》系抄本而非原刻本,抄录者亦有一些明显笔误,如张赠本《登云龙山北望呈史阁部》云:“闲杀官军三十万,黄河南岸筑边墙。”《蹈东集》诗题作《所见》,“闲杀”作“间杀”,显系笔误。张赠本《满漕抚赵福星见招却之》其五云:“问渡桃源见落花,归来不复忆年华。山中独有陶元亮,病卧篮舆纪晋家。”《蹈东集》“篮舆”作“蓝舆”,“晋家”作“胥家”。按,《晋书》卷九十四《陶潜传》云:“素有脚疾,向乘篮舆。”陶渊明身处晋宋易代,入宋后,诗文或用东晋纪年或用甲子纪年,故有“纪晋家”之说。知《蹈东集》中“蓝舆”、“胥家”皆误。张赠本《南迁》其二云:“如呼诸义士,幸好杀胡儿。”《蹈东集》“幸好杀胡儿”作“幸供彼胡儿”。“杀胡儿”更直接表达了对胡儿(入关满族)的仇恨。这些“异文”在整理阎尔梅诗集时当参校他本审慎对待。

综上所述,南图藏抄本《蹈东集》所录诗歌起于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迄于清顺治三年丙戌之秋,是阎尔梅唯一存世的单行本诗集,保存了25首其他诗集中没有收录的诗作和1篇他集不存的佚文。在阎尔梅交游、抗清行迹、遗民情结乃至明末清初历史研究中均具有重要价值,对全面整理阎尔梅诗集具有较高的文献校勘价值。

【作者简介】薛以伟,男,文学硕士,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歌研究、明遗民研究、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